

玉

海

九十二

玉海卷第一百八十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兵捷

檄書上

檄軍書也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漢以後
方有題

漢大將軍檄三秦

史記

兼荀悅漢紀

高祖元年夏四月漢王欲叛楚蕭何諫

曰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雍章邯塞司馬欣翟董翳

天下可圖也乃

就國拜韓信爲大將軍信曰三秦王詐其眾降諸侯

項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欣翳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除秦苛法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於是舉兵出陳倉荀悅紀五月與韓信俱東

漢丞相諭告巴蜀 漢使諭巴蜀檄

蕭何傳沛公爲漢王何諫曰願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進韓信爲大將軍說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高紀元年夏四月拜韓信大將軍決策東向遂聽信策部諸將留蕭何收巴

蜀租給軍糧食五月引兵出襲雍定雍地八月塞翟
降 司馬相如傳元光五年夏唐蒙使略通夜郎僰
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
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上聞之乃使相如責蒙
等因諭告巴蜀民非上意檄曰云云檄到亟下縣道
咸諭陛下意毋忽

漢左丞相韓信諭燕檄

韓信傳高祖三年冬十月信旣破趙斬成安君問計
於廣武君李左車曰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
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

不輒作怠惰靡衣餧食傾耳以待命者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爲齊計矣是時燕王臧於荼項羽所立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漢羽檄

高祖紀十年八月上曰陳豨反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注師古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加以鳥羽示速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淮南王傳持羽檄從東方來息夫躬曰羽檄

重迹而狎至 董仲舒云羽檄不行中國

張儀檄楚 尉陀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

見史記

漢大將軍潁陰侯諭齊王及諸侯

本傳高后八年八月朱虛侯章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齊王遺諸侯書曰諸呂矯制以令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

漢太中大夫諭南越

南粵王傳文帝元年三月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
意諭盛德上召陸賈爲太中大夫使越賜佗書曰云
使賈馳諭告王朕意佗遂去帝制黃屋左纛

漢中大夫諭南越

武紀建元六年八月閩越王郢攻南越遣王恢出豫
章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嚴助傳漢兵踰嶺會餘善殺王以降迺令中大夫助諭
意風指於南越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
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

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故遣兩將屯於境

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

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侍

閩越

王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

西南

夷傳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

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漢郎中將諭夜郎
牂柯太守諭告夜郎

見兵捷

西南夷傳建元六年唐蒙自南粵還上書曰夜郎精
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乃拜

蒙郎中將將千人從巴荊關入見夜郎侯多同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聽約還報以爲犍爲郡

漢中郎將諭烏孫

張騫傳元狩四年天子數問大夏之屬騫曰烏孫王號昆莫稍強不肯復事匈奴厚賂烏孫是斷匈奴右臂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爲外臣拜騫中郎將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

漢使諭滇王

西南夷傳莊蹻楚威王時略巴黔中至滇池會秦擊
楚道不通以其眾王滇元鼎六年春滅南粵夜郎入
朝誅且蘭印君并殺莽侯冉駢震恐請臣置吏使王
然子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漢使者告匈奴單于

詳見紀功類

武紀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東越東甌咸伏其辜西
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
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厯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

越王頭已垂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狩邊

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讐

焉

匈奴傳云後郭吉風告單于

漢使諭朝鮮

見兵捷

漢使諭宛西諸國

西域傳貳師旣斬宛王更立昧蔡爲宛王

太初四年春後

歲餘

天漢元年

宛貴人殺昧蔡立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

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

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

漢長羅侯常惠責龜茲

西域傳杆彌太子賴丹昭帝以爲校尉田輪臺龜茲殺之姑翼曰賴丹佩漢印綬迫吾國而田必爲害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

校尉賴丹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姑翼所誤執詣惠斬之常惠傳本始二年惠使烏孫三年封長羅侯

復遣持金幣賜烏孫惠因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

未伏誅請便道擊之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

使狀

漢使喻告莎車諸國

馮奉世

見兵捷

漢後將軍告諸羌

趙充國傳
神爵元年春初
昇并豪靡當兒使其弟雕
庫來告金城西部都尉曰先零欲反
後數日果反都
尉留雕庫爲質
充國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白自別毋取并滅
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
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
下豪二萬又以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欲威信

招降罪开乃陳兵利害曰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
羌人可使使罪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罪以解其
謀臣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罪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羌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復奏曰校尉臨眾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

詔

漢長羅侯常惠責烏孫

蕭望之傳神爵二年遣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
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
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

漢渤海太守移屬縣

龔遂傳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起以遂爲太守乘傳至
界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
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郡中盜皆罷

漢車騎將軍諭呼韓邪單于

匈奴傳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上書請罷邊備塞吏
卒郎中侯應以爲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許嘉口諭
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闕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敬諭單于之意

漢益州刺史諭告廣漢羣盜

孫寶傳鴻嘉中廣漢羣盜起

三年十一月鄭躬反寶到部親入

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

田里

漢中郎將責匈奴

匈奴傳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拔寃翕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卑拔寃恐遣子趨遂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單于告令還質子單于受詔

漢大司馬移邊郡擊邯鄲檄

光武紀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渡河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光武不答林於是立王郎爲天子都邯鄲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二月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和戎卒正邳彤亦舉眾降劉植耿純據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更始二年正月任光傳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